

梁启超

經綸天下

南海的月夜，此刻已变成青黛色，和着那
墨绿的海涛，如诗一般令人神往……
偌大的海面上，只有少年梁启超和他的爷
爷以及他们身下的小船；船桨拨动海水发
出哗哗的音响，和着海浪的鼾声和海风的
低吟。虽然谁都没有说话，然而心气儿竟
如此一致，船儿毅然向着大海深处的那块
直冲入天际的剑一样笔直的奇石而去……

张琳璋 /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经营天下

梁启超

I247.5
ZLZ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经营天下/张琳璋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6. 6
ISBN 7 - 80142 - 690 - 8

I. 梁…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002 号

梁启超

作 者：张琳璋

责任编辑：梅 雨

装帧设计：天水碧图文设计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100083 电话 82885151

印 刷：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600 千字

印 张：23

版 次：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42 - 690 - 8/I · 317

定 价：32.0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在澳门海滨

张琳璋

河北省保定市人，
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
入选《河南当代文化名人大词典》、
《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
《中国作家大辞典》，
已出版长诗、长篇小说、长篇传记文学、
文学评论及教育类专著20部，
人生信条：不求闻达，但求自重。

梁启超序

用真诚打造真实的历史



我没有写过长篇历史小说，这以前，想也没有想过。而当今文坛上，历史小说大盛，成功的人有好几位，成功的书有好几部，写这样难度很大的作品，我不能不有所考虑。我不想超过谁，也不想跟谁并驾，当然，更不愿意尾随在谁个的后边。其实，文坛上，古往今来，很难说谁比谁怎么样。我只想写出一部能够体现自己美学思想的作品，让它不同于别个，让它能够表述自己的思想、风格、个性，让它能够为读者所喜欢、所认可。

记得当年在姚雪垠先生的书房听他谈论《李自成》第一卷写作时的情况，他

说：“当时在湖北阳新农场劳动改造，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累死。晚上回到草棚里，趴在木板床上写作，屁股底下坐的是砖，头上背上盘旋的是蚊蝇，还要背着人偷偷地写，创作环境是苦不堪言，但是心里，却很充实，很兴奋，很自信，写得也异常顺利。写李自成商洛山全军覆没那场戏，我是哽咽出声写的，泪水滴在稿纸上，洇湿一大片。57年我无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倒在血泊里。李自成商洛山全军覆没，也倒在血泊里。他从血泊里站起来，我也要从血泊里站起来，我们的遭遇是一样的，心志是一样的。我写李自成是倾注了我自己的全部感情的。倾注了自己感情、思想、理想的文章，写出来，自己满意，读者也满意，因为它真实。它是真情实感，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姚雪垠先生的这段话，其实道出了一个写作道理，那便是，历史小说的创作，也同样需要调动起作家的感情来。虽然写的是历史，是陈迹，是既往，虽然是今天的人说过去的事，但是，作家所投入的思想感情，却必须是与历史相交融的，与你所描写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的，不如此，就表述不出那个“真实”来。没有“真实”的东西，谁看？当然，历史小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形式、味道、特点，可以是戏说，是演义，是传奇，也可以是正说，但无论你怎么变化形式，变幻手法，花样怎样翻新，“真实”这个原则，是万万不能前离的。我个人理解，历史小说的“真实”，一要史实“真实”，不能杜撰，不能篡改历史，大处必须要“真”；二是感情“真实”，不能无病呻吟，不能跟历史人物没有交流，不能唤不起今人的共鸣。有了这两点，历史学家们可能就不会摇头了，而广大读者也能够欣然接受。

对于梁启超，少年时代我就十分钦佩他，零零碎碎读过他一些文章，特别是他的《少年中国说》，印象很深。那些“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句子，我至今还能够背诵得出来。当时我就想，人这一生，能够写出一两篇这样的作品，流传下去，也就不虚此行了。后来长大了，教了书，也写书，在我编著的《中外散文名篇赏析丛书》（三卷本）里，我就把他的这篇文章选了进去，并且很投入地写了一篇评论文字，告诉青年朋友，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成功，不是成功在文字，而是成功在思想，在感情。倘若没有强烈如火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变革社会拯救国家的雄心壮志，他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精品文章的。

今天要写梁启超了，写他什么？这无疑便是第一要考虑的问题。

梁启超是一条思想的河流，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而且，这条河流的思想，是流动的，变化的，多姿多彩的，有时候又是难以捉摸的。他又是一座知识的矿山，矿藏的蕴藏量极为多样极为复杂，这里边有哲学，有经济学，有社会学，有历史学，有政治学，有法律学，有军事学，有新闻学，有佛学，还有……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

然而这条思想的河流，这座知识的矿山，不论他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有着怎样渊博的知识，有着怎样曲折的人生经历，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者必须

首先想到他是一个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正派的有着坚强性格的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抓住了这一点，就好比渔人抓住了纲绳，面前的一切繁复，都变得异常简单明了了。

凡是研究过梁启超生平的人，无不为其的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深深感动。他的如饥似渴的求知，他的百折不挠的奋斗，他的不间断地勇敢地修正自我，他的一切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归结到一点上，那便是拯救国家。

梁启超爱国主义情怀，是从他还是个少小学童的时候起就已经树立起来了的。以后，随着年龄的渐渐长大，阅历的渐渐增多，知识的渐渐丰富，他的爱国思想，便由学童天真的报效国家而逐渐地成为了改造国家，经营天下，以至到后来的改制，变法维新，帮助清帝光绪推行新政，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放弃君主立宪，赞成民主共和，拥袁讨袁，拥段反段，一直到最后无可奈何地退出政坛……纵观他这一生的历史，每一个举动，每一次变动，每一番言论，没有一件不是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利益相联系的，为转移的。梁启超的可敬之处，亦正在这里！

那些反对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说他是墙头草，说他始终不能坚持自己的政见到永远，说他是一个思想多变，学无定见的人。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梁启超承认自己多变的事实，但否认自己的投机。他反击攻击者说：“我就是要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随时流变的精神！

所以，我们说，梁启超的随时流变，是一种自我变革，是一个伟大！

当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梁启超的这些随时流变之后，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一切变化，都是围绕着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进行的，那个永远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他对于国家民族的深沉的爱。

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一时一刻一分一秒也不曾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变化！

他的不变，是为了拯救国家；他的多变，也是为了拯救国家；只要于国家民族的解放发展进步有益，他不惜改变自己，从善如流。

我在这本书里，很酣畅地发挥了赞叹了梁启超的这种随时流变的美德，我以为，这种美德倘使发生在当今社会里，也是难能可贵的。

你热爱自己的祖国吗？你希望自己的国家民族文明进步发展辉煌吗？那么，你就应该像梁启超那样，随时流变，经常地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

当然，梁启超他们这一代人，是旧的封建社会里“士”的阶级的最后一批人，同时也是新的资本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最早一批人。他们生活在旧世界与新世界相互更迭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探索，处于初级阶段，启蒙时期。对于他们的碰钉子、走弯路，对于他们的失败和失误，甚至错误，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谅解，应该历史唯物主义地去宽容他们，体谅他们。

我们应该看到，最可宝贵的是，他们毕竟是在中国最黑暗最愚昧最腐朽最专

制的年代，向国人最早发出“改制”这一呐喊的。面对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改制”的提出，无疑是一场革命。难怪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们，对维新党人恨之入骨，非要大动杀伐不可。这一批启蒙思想家要结束他们的家天下，还天下于人民，这些做惯了主子的统治者，怎么能够答应？而且，历史事实证明，后来的几代革命者，他们的变革思想，政治主张，革命方略，无不是从梁启超他们这一代人那里获取的灵感，得到的启发。“改制”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人，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的价值，历史贡献，就在于此。我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纪念他们，更没有理由苛求于他们。

试问——

攀缘者的脚下，有坦途吗？

探险家的眼前，有捷径吗？

哪一条坦途不是从荆棘里踏出来的？

哪一条捷径不是从寻觅里找出来的？

古人诗曰，“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变革社会的不易，梁启超这一代人，较之后来的人们，其实是要更艰难百倍千倍的啊！

长篇历史小说当怎样写为好上好？《写作学》告诉我们，“文无常法，若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既然没有固定的方法，而且曹丕、刘勰这些文论大家们也有“本同而末异”、“变文之数无方”的高论，我这个没有光顾过此道的门外汉，且放开缰绳，纵马跑上它一程，看那光景究竟会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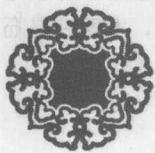
话虽说得轻巧，真地奔驰起来，其间惊险，只有骑在马背上的人最清楚。我无时无刻不是陪着小心怀着谨慎去进行的。

好在，一切都还顺利，我终于把这部书完成了，丑媳妇见公婆了。

但是，《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其间纰漏，在所不免。我这里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清史专家、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界同人，不吝赐教，以待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予以修订。

我还要感谢华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是他们的努力，使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谢谢！

2006年5月作者于开封



梁启超

楔子

公元 1884 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维清的家。

儿子房后的高风空地上，梁维清在这里盖了一间与外界不连接的小书房，他给它起名叫“留余书屋”，青年时代起，这里就是他读书作文的地方，如今老了，闲居林下，这里便变成了他教诲孙儿，祖孙读书休息的所在，外面的世界不论如何嘈杂混乱，这里永远是他与孙儿笔走龙蛇神通远古的清静世界。

明天，孙儿就要跟县城里的一班子老的少的童生们乘船去省城广州参加补博士弟子员的考试，晚饭后，他早早地就把孙儿关在房里，逼他躺上床去，睡下，养足精神，以备应试。

孙儿在床上躺着假寐，他呢，拿着一部唐诗就着如豆的油灯读。——哪里读得下去！他此刻的心情，犹如那飓风袭击下的南海波涛，揭天冲起，蓦然倒下，狂风怒号，暴雨倾盆，很不平静。日月如梭，流水似的岁月过得比流水还要快，眨眼之间，他已经是七十高龄的老人了，前边的日子留给他的已经无多。回头看看这七十年走过来的路，一切都恍如昨日，年轻力壮志高远的他，怎么就一眨眼间，成了个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的老者了呢？他不敢去深想。遥想当年，他为了改变自己这个十代务农受人欺凌的家境，也曾“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刻苦攻读，虽说没有磨穿过什么铁砚，没有守暖过什么棘围，但是，凭心而论，他确实竭尽全力，在那通向仕途的读书之路上拼了命地挣扎奋斗过一番的。孰料，苍天无眼，命运不济，老大不小了，才捞到了一个秀才，花点钱，托托人，才在省学挂了一个府学生员，弄了一个管理一县文教工作的八品小官——教谕。这对于他十代务农的梁家来说，已经是上了天的大喜庆大侥幸了。然而，他并不满足，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三儿宝瑛，人老成，也聪明，好读书，他于是苦心栽培，严格要求，指望他能够一举成名，光宗耀祖。谁知，儿子的命运比自己还差，人到中年，考场入了十数次，竟然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为了生计，只得在村里设帐授徒，当了一名私塾先生。难道文曲星无情，对我们梁家一点儿也不光顾么？即使如此，他并不死心，把那读书求官光耀门庭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孙儿身上……青年时代，自己那“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豪情壮志此刻一些儿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对孙儿的希望了……孙儿能行吗？他能实现我们祖辈父辈两代人寄托给他的这个过于沉重的希望吗？这个孩子聪明过人，极有悟性，不以读书为苦，反以为乐，这就难得……可是，乃祖乃父，我们哪个是笨人呢？哪个不是嗜书如命、甘于吃苦的角儿？可那结果如何呢？不是都落了个凄凄惨惨戚戚？命运之于我这个还只有十一岁的小孙儿，又将是如何呢？……唉，天乎天乎，你老人家什么时候睁一睁眼，光顾一下我们梁家祖孙三代人的萤窗苦读的不易呀！

“爷爷，您说的那位义士，真有其人吗？”躺在床上的梁启超，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用一种平静的十分深沉的语调问道。

“乖乖，你怎么还没有入睡？怎么突然想起了他？”梁维清抬起头来，亲切地说。

“睡不着。”梁启超转过身来，侧躺着，看着爷爷慈祥锃铄的眼睛和他那全然雪白了的胡须，说，“不知怎么的，这几日，我总想着那位义士，好像他就我的身边，考期愈是临近，他便愈是分明，好像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你想他会对你说什么呢？”

“不知道。好像是很重要的话，可是又说不清。”

“这些都是你的幻觉，你想呀，故事里的人怎么可能跟生活里的真实的人说话呢？”

梁启超沉默了，他抬眼看向窗外。窗外，一轮明月高悬在湛蓝的天空，天地间一派光明。他翻身坐起，说：“爷爷，孙儿毫无睡意，咱们划船去海上逛逛吧。”

“可是你明天还要去赶考呢，不睡觉怎么行？”

“反正是睡不着，不如去玩一会儿，乏了，回来倒头便睡着了。”

梁维清笑了，孙儿说的也有些道理，他点点头答应了，说：“不过，咱们轻些，不要惊动了家里人。”

于是，祖孙两人，蹑手蹑脚，悄悄地跑到海边，跳上小船，向大海划去。

南海的月夜，真是美极了，美得就像是一首诗。

白日那碧绿的海涛，此刻变成了黛青色，月光下泛着层层涟漪，耀着粼粼的光，一闪一闪地，向着远方无尽头地伸展开去，万顷万万顷地伸展开去，无边无涯。船儿荡在上面，软绵绵的，像躺在如茵的碧草上，给人一种轻盈的舒适感觉。圆月如盘，静静地悬在广袤的明澈的天宇，像一个梦，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小船儿在大海上飘荡，身后的岛屿愈来愈小，渐渐地被夜幕淹进去。偌大的海面上，只有少年梁启超和他的爷爷和他们身下的小船。他们划着船，船桨拨动海水发出哗哗的音响，和着海涛的鼙声和海风的低吟，那种情调，是少年梁启超最为之陶醉倾心的了。他们划呀划呀，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暗示对方什么，然而心气儿竟然完全一致，那目标朝着大海深处的那块从海底直冲入天际的剑一样笔直的奇石而去。

这真是一块奇石！万顷波涛之间，无依无傍，无岛无崖，不知怎么，竟然从海水里长出一块直如利剑平如斧削坚如钢铁高达数丈的岩石，它凛然直立，傲视苍穹。还是在六岁的时候，爷爷就划着小船把他领到这个奇石之下，给他讲了那个悲惨的故事。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侵入中原，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国破家亡的危机之秋。由于长时期的政治腐败，官贪吏虐，社会糜烂，国力疲弱，加之权奸当道，内外勾结，很快地，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铁骑便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直入中原腹地，杀过长江，直奔湖广。历史就是这样，每当国家危亡之际，总要出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的品格要在这战火中经受检验，或认敌作父，卖国求荣，背叛国家，出卖祖宗，甘当汉奸卖国贼；或舍生忘死，忠肝义胆，保家卫国，奋勇杀敌，与国家民族同存亡。南宋王朝濒临灭亡的时候，一些软骨头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家的富贵荣华，纷纷向入侵者投降，充当汉奸，回过头来帮着蒙古贵族杀害自己的同胞。这里边就有一个大汉奸名叫张洪范的，率着几十万叛军，最是替贼卖命六亲不认的一个，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如狼似虎，凶残无比。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他以议和为名用奸计逮捕后杀害，民族英雄陆秀夫、张士杰保护着小皇帝赵昀一路血战，撤到新会崖山之上，张士杰战死，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而死，以身殉国。叛贼张洪范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就在这块奇石之上，勒石铭功，刻下“张洪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想以

此名传千古，英名万代。不想，自从奇石上被刻下这一行罪恶的字以后，这奇石周围就没有晴朗过，无论是怎样艳阳高照的大好晴天，这里总是愁云笼罩，阴风习习，远远看去，像一个不死的魂灵漂浮在海面上，朝着大陆，翘首张望，似有所言。每到夜间，还发出呜呜的哭泣之声，煞是惨人。方圆百里的居民，无论老少，心里都压着这块被叛贼玷污了的石头，身上就像背着一块耻辱牌，终日愁眉苦脸，抬不起头来。可是，忽然有一天，这块奇石大放光芒，奇石顶上，五彩祥云徘徊荡漾，百里之外的人们，都能看见那祥瑞之光。有大胆的人划船去看，发现那奇石之上多了一个斗大的字——“宋”！这样一来，人们再读那奇石刻字，就变成了“宋张洪范灭宋于此”，因此一字，那意思全变了，变成了宋人张洪范叛变祖国，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灭掉了自己的国家，是个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这真是一条大快人心的奇闻，不用送信儿，老百姓们就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奇石，顶礼朝拜，痛哭流涕，人人争道，我中华民族，民气未亡，国运尚在，中国是亡不了的！后来，便有了传闻，说那天夜间，有人看见了那个刻字的人，说他浑身白光，高有数丈，没有坐船，是赤着一双脚，足踏海浪，手握巨笔，往那奇石之上挥笔而写。他写时，天上有惊雷滚动，海上有金龙出现。那笔在巨石上走动，一笔一划，都有红光喷出，还发出呜呜的音响。人们说，那红光，是为国捐躯的勇士们的鲜血，那音响，是他们不死的灵魂对于张洪范的声讨。那义士写完了那个大大的“宋”字，只见他把那如椽之笔抛向大海，那笔立即变成一条金龙，摇头摆尾，落入海底。而那位义士，仰头大笑三声，凌波而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这个故事，惊心动魄，深深地刻印在了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遗憾的是，这石上的刻字，天长日久，风雨侵蚀，已经脱落没有了痕迹。但是，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它们却清晰地存在着，而且，随着年岁的长大，它们日甚一日地变得愈发清晰。这大概就是少年梁启超在他临去省城应试之前，为什么心里总是出现那个刻字义士高大形象的缘故吧。

小船在那块直立如剑的奇石前边停下了，祖孙二人把船桨横放在船舷上。梁启超望着远处黑压压的一片高低起伏的轮廓，那是崖山。他的眼前出现了六百多年前南宋小皇帝遭叛将张洪范追杀跳海而死的惨状，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他问爷爷说：“爷爷，那个小皇帝当时有几岁？”

“不会大，他是让陆秀夫背着跑的，恐怕也就只有四五岁光景。”

“那么小的孩子，就遭逢战祸，刀光血影的，在死人堆里奔逃，一定吓坏了吧。”

“能不害怕么？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乱世的皇帝，不如一条狗，何况是个孩子！”

“他为什么不化装逃跑呢？陆秀夫应该把他藏起来，躲过敌兵的追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梁维清说：“藏是藏不住的，再说，整个国家都是人家的了，树倒猢猻散，只有死，才是这些忠臣义士最好的归宿。”

死，难道只有死么？蒙古贵族为什么要侵犯中原？为什么要杀人放火？为什么连一个孩子也不放过？梁启超的一双大眼睛忽闪闪地亮着，面上的表情很是严肃，他在思考。

这时，只看见爷爷仰脸朝着崖山方向，动情地伸张出手臂，下颌微微翘起，痛苦地吟哦道：“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断帝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吟到后来，悲心痛切，爷爷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月光下，他看见两滴清泪挂在爷爷饱经风霜的面颊上。爷爷吟诵的是一个名叫陈独漉的人写的诗，爷爷每次来这儿，都要吟诵它，梁启超从六岁时就听，初时不懂那诗里的意思，现在长大了，读的书也多了，自然明白了那诗情诗意，他也情不自禁地坠入到那亡国之音里边去了。

“爷爷，亡国是不是很悲惨？”梁启超问。

“这还用说么？你想一想，自己的家，被外人闯进来，把家变成了他的，而你呢，在自己的家里却受着外人的欺负压迫、凌辱打骂，猪狗一样的活着，悲惨不悲惨？”

“悲惨。我们不能做亡国奴，像南宋小皇帝那样被人追杀。”梁启超说。

“有这个志气就好！孙儿呀，元朝时候，蒙古贵族欺压我们汉人，那真是罄竹难书呀，你再长大些就明白了。”

说到元朝，梁启超又有了新的疑问，他问爷爷道：“爷爷，那些蒙古铁骑灭掉南宋朝廷以后，在中国这个地方建立了元朝，元朝不是咱们中国的朝廷吗？”

梁维清吃惊地看看孙儿，说：“乖乖，我的孙儿，你可问了个大问题，怎么跟你说得清楚呢？这样说吧，蒙古贵族就像是咱们县上通往省城的西江，咱们中华民族，就像这浩淼无边的南海，西江的水流入南海以后，是西江融掉了南海呢，还是南海融掉了西江呢？”

“当然是南海把西江融掉了。”

“这就对了。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蒙古贵族的铁骑虽然灭亡了南宋朝廷，却灭亡不了我中华文化，没有多久，他们便被中华文化融化掉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元朝这段历史，自然便成了我中华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就是这样产生的。”

“元朝既然是咱们中国的朝廷，代表的是咱们的国家，张洪范怎么是汉奸卖国贼呢？”

“你要是这样看，就错了。张洪范是大宋的臣民，做的是大宋的官，外敌入侵的时候，他首先应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保家卫国，保护老百姓不受外敌的杀戮。他却不然，卖身投敌，引狼入室，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什么不是卖国贼，当然是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了。它与蒙古贵族势力融入汉民族成为中华一分子是两回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岳飞、陆秀夫、张士杰、文天祥是民族英雄，而秦桧、张洪范是汉奸卖国贼的原因。”

“那么，朝廷并不是国家，他只是国家的代表，可是，谁是国家呢？国家的主人应该是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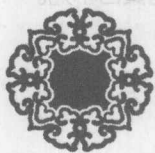
梁维清呵呵而笑了，他的孙儿的思维，就是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他要比他们深刻得多。他将一捋胡须，高兴地看着自己的这个打破沙锅墨到底的孙儿，点点头说：“我问你，这南海的主人是谁？”

“是海水呀，尚没有了海水，这南海就不是南海了。”

“对呀！那么国家呢？乖乖，孙儿，你要记住，国家者，乃天下人之国家，非一姓一氏之私产也。刘氏朝廷可以灭，李氏朝廷可以灭，赵氏朝廷可以灭，朱氏朝廷可以灭，只要天下人在，国家就在。”

少年梁启超沉默了，没有再问爷爷问题，他似乎听懂了爷爷的话。只见他站立在船头上，伸出右手，用食指比画着，模仿着那个神奇的义士，往那剑一样直立着的奇石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宋”字，说：“爷爷，我也要做那个义士。”

第二天清晨，少年梁启超背上妈妈给他准备的几件衣物和必备的几本书籍，告别爷爷和妈妈，跟着爹爹登上了开往省城的客船，沿着西江逆水而上，去考秀才。



第一章

开考的日子到了，广东学政叶大焯亲自主持这次考试。

考场设在文庙。

叶大焯的轿子来到时，文庙前早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人。这些人里，有来自广东各县的考生数百人，他们很早就赶来了，等着时辰的到来，有的人已经显得不耐烦了，一个个面上蒙着一层焦急和紧张的表情。有送考的亲友，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或打听消息，问东问西，不愿意有一个关于这次考试的情报被不小心遗漏掉；或传递各种道听途说，把自己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的信息迫不及待地告诉别人听，同时一字不漏地记下别人传出来的信息，然后串联起来，加以综合和发挥，再传递出去。当然，他们更知道自己今天是干什么来了，所以，把那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嘱咐自己将要临考的亲人身上，说一些考场上要冷静沉着不要慌忙的话。主考大人的轿子还没有落下，这熙熙攘攘的人们立即安静下来，考生们自不必说，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位大人的手里，满肚子都是恭敬之心，谁个敢大声出口气？送考的人们更是紧张地往后撤，躲得远远地看，那些刚刚还唧唧喳喳的嘴巴，此刻一个个闭得那叫严。

衙役和兵丁们都挺起了精神，下属们也赶忙迎上前去。

有几个考生，大概是认得这位主考大人的，也赶忙前趋几步，躬腰抱拳，施弟子礼，面上陪着甜甜的笑。

叶大焯走出轿子，在蜂拥上来的官员们的簇拥下，环顾四周，满面红光，他的明亮的眼睛四下里扫视着，拈着胡须，呵呵而笑。当他的目光落在几个须发苍白的老童生们的身上时，一丝怜悯涌上心头，令他不忍心再看，那目光慌忙逃避他处。他忽然想起来什么，对身边的副主考说：“吴大人，新会梁启超可来了？”

“名单上有他，想是就在这里，可要传他来拜见大人？”

“不用，不用。考生这时候的心情肯定是最紧张的，我若见他，必然引起他的极大不安，反而影响他的成绩。不见，不见。”叶大焯说。

“少时，我指给大人看。这个娃娃只有十一岁，文名已经大著了呢！”

叶大焯并不言语，一甩袖子，大踏步地步上高台阶，昂首挺胸地走进文庙。

大堂上的几扇木门全都打开了，有人早把一把太师椅摆在正当中，叶大焯当厅而坐，副主考和几个考官们都分左右坐下。各县来的主管文教的教谕们都屏声静气地环侍左右。

时辰到了，随着高亢的点名声，考生们老少不齐，一个个低眉俯首，鱼贯而入。

“新一会一梁一启一超！”

喊声落处，文庙门前出现了一个瘦高条儿的小孩儿。那小孩儿漫长的瓜子脸，宽宽的额头，白白净净的面皮，大大的眼睛，眉清目秀，因为年龄太小，置身那些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中间，跟人家差半截身子，一路小跑地奔向文庙，跟在人后，从旁边的角门往考场里走去。叶大焯听见了这个名字，特别留神去看，他看见了一个细胳膊细腿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

“他就是梁启超？”他问。

“正是。”副主考说。

“这么小，能读过几本书，也来考秀才？”

“他这已经是第二次赴考了。前年九岁时，就已经考过一场了。”

“九岁童生，考秀才的，天下少有。”叶大焯说。

“十一岁的也不多见呀。”

“呵，不简单，十一岁的小儿，二临考场，本朝开国以来鲜有其人！”叶大焯呵呵笑道。

“正是呢，就是前朝也不曾见。”

考生们都入了号子，待一切就绪之后，叶大焯回顾身后的人们问：“新会的教谕大人来了吗？”

“启禀大人，下官在此。”

“这个小孩儿梁启超，我在广州就听不少人说起他，说他是个‘神童’，写诗对对子都很可观，我却不信。今天见他那样子，清秀可人，聪明想是有的，然而学问却未必谈得上，他才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你且说说，他果然不同于一般小孩儿吗？”

新会教谕赶忙从人群里挤了出来，走到叶大焯面前，躬身行礼，道：“大人，一些传说，下官本也不信，想，这么一个乡下小儿，读过几本书，见识过什么场面，有多大的聪明，竟然以神童誉他？我有一个亲戚，上次跟他同一条船来省城赶考，他亲眼所见，不能不信，此儿果然才思敏捷，非一般小儿之可以比。”

“哦，你且说几件事情我听。”

那教谕趋前一步，说：“此子家学很好，祖上乃新会前任教谕，名维清，字延后，号镜泉，系省学生员，学问是极好的。乃父名宝瑛，字莲润，虽无功名，却是个极爱读书、设帐授徒之人。他的母亲乃是书香人家之女，于那经史诗词，亦都略通。故而此子三四岁时便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古人诗文，熟记不少。六岁开蒙，八岁学为文，九岁就能下笔千言，时有惊人之语出。六七岁时，有一天，梁宝瑛的一位朋友来访，启超上前奉茶。客人有意试一试他的聪明，看他的才思究竟如何，便出了一个上联要他对。那上联道，‘饮茶龙上水’，谁知，那启超小儿，一边往上端杯子敬客，一边脱口琅吟道，‘写字狗扒田’。这两句，都是新会俗语，对得恰切，出自六七岁小儿之口，怎不让客人大惊？但又想，这些俗语，许是被他碰巧蒙上也未可知，就又出了个难些的，道，‘东篱客采陶潜菊’，谁知，那梁启超随口对出‘南国怀召伯棠’，用‘召伯南巡’之典对‘采菊东篱’，那个工整贴切，把个客人惊得目瞪口呆，连声叫好。”

“真是难为他！六七岁小儿，正是跟在大人身后要糖要果子吃的时候，真真难为他！”叶大焯赞道。

“前年，他来省城应试，一船的学子，都是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人，论辈分，不是他的叔伯，就是他的祖父辈，这么一个黄口小儿，人们如何把他放在眼里？中午，舟中共餐，吃的是米饭加咸鱼，有人提议以咸鱼为题对句，众人应和，一时之间却不知怎样出句。众人正在苦思冥想，苦无着落之时，不料那梁启超却高声吟道，‘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把一船的人都考了下去。”

“难为他把姜尚、胶鬲这两个古人连在一起！这一联，非惟风格典雅，而且还有着很浓的诗情诗意，此子敏捷，果然不同凡响。”

“新会熊子山上有一塔，名叫凌云塔，此子八岁时曾作一联一诗，至今还在县里读书人中流传……”

叶大焯摆手止住他说：“你且打住。此儿的聪明，我已知之矣。然而，他的学问如何，且要看他的这次考试如何才能说定。古来聪明的小儿不少，能成就学问者，却为数不多。这次开科，尔等把关一定要严，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聪明所迷惑，误了在学问上的考察。须知，没有学问做根底，些许聪明只不过是聪明罢了。朝廷选秀才，最讲究的，就是要选出那些忠厚踏实，在学问上一丝不苟、可以造就的人才，万万不要为浮言虚名遮蔽了眼睛。可记下了？”

“是，属下记下了。”众位考官垂手而立，齐声应道。

放榜的那天终于在众考生焦灼的等待中盼来了。吃过早点，梁宝瑛就领着儿子匆匆地赶赴文庙。昨天晚上，他怕儿子经不起落榜的打击，给儿子讲了大半夜的道理，告诉他，应考之人，不能只想着考中，更要多想一想考不中，大丈夫能伸能曲，能忍受意想不到的打击，能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屈辱，才是大丈夫的襟怀。不要只能得意，不能背时。这时，他一边手拉着儿子大踏步地走，一边对儿子说：“昨晚上我给你说的话都记下了？”

梁启超一边迈着小碎步跟着爹爹跑，一边答应着：“记下了。”

“尚落榜了怎么办？”

“落榜了就回家去，再努力读书，下次再考。”

“这就对了。哪个大学问家没有在考场上栽过几个跟头？考上了，咱们大大方方地当秀才，考不上，下次再考就是。”

“爹爹，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着。”

“知道就好。”

梁宝瑛嘴巴上嘱咐着儿子，其实，他那心里，比儿子还焦急。落榜的滋味他是一次又一次地饱尝，心里最知道那落榜的滋味是多么痛苦，在人前的羞辱是多么让人难堪。他正是因为实在承受不了那痛苦和难堪，才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无奈地毅然地远离这让人伤透心的地方。今天，如果不是为了儿子，他是决不会再来这文庙的。

文庙就在眼前了，远远地，他就看见了那榜。

他实在没有勇气走向前去。

但是，总不能让儿子自个儿去看那榜吧？总不能把这天大的干系，也许是天大的痛苦和难堪叫儿子一个人去承担吧，他才只有十一岁呀！十一岁的孩子，他的心灵还很脆弱，他的肩膀还很稚嫩，他承受不起那个可能出现的打击！他必须跟儿子一起去，就站在儿子的身边，叫儿子觉得他并不孤独，叫他于那失败的时候还存有希望……

他牵着儿子的手，一步一步向那大红榜走去……

他们不敢看前头，那里出现梁启超三个字的可能性是最小的。他们从最后一个名字往前看……

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一行名字又一行名字，一张纸的名字又一张纸的名字，看过去，他们没有找到梁启超三个字。渐渐地，他的头上冒汗了，他的心脏紧缩成一个硬团，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他心里绝望地呻吟道，完了，完了，儿子落榜了……他分明地感觉到儿子的小手在他手掌心里抖动，汗津津地抖动……他不敢看儿子的脸……

还有最后一张红榜了，不必看了，那里边不会有。后边都没有，前边会有么？然而，不看一眼，似乎又不甘心，硬着眼去看吧。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一行名字又一行名字，看下去。大半张纸都看过了，没有，姓梁的只发现了一个，不会再有第二个姓梁的人了，即或有，也不会是儿子，走吧，这一期又错过了，待下次吧。完了，不会有儿子了，走吧……他又忍着心，壮着胆子，再看了几行字，觉得真是没有一点儿希望了，于是，拉起儿子就走……

“爹爹，您看！”儿子往后拖着屁股，用力往后拉着他，叫他留下看。

顺着儿子手指的地方，他看见了什么？天呀！他看见了什么？“梁启超”，分明地写着的“梁启超”三个字，一蹦一跳地跃进了他的眼帘。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揉，再看，这回看清楚了，分明地看清楚了，就是儿子的名字……他的腿有些发软，头也木了似的，有些站立不住……儿子赶紧抱住他，仰着脸，对他说：“爹爹，我考上了，我的名字在上边！”

梁启超考中了秀才，十一岁的娃娃考中了秀才！消息像长了翅膀，煞时传遍了文庙内外。一些落榜的年老的考生，大惑不解地摇着头，奇怪地看着这个相貌平常的小孩儿，叹息地走过去……

一个书吏模样的人走过来，摸着梁启超的头，问：“你是梁启超？”

“正是。”梁启超回答说。

“学政大人要接见你，请跟我来。”

梁启超看看爹爹，不知该去不该去。

梁宝瑛说：“超儿，去吧，小心回学政大人的问话。”

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叶大焯端坐正中央，身边是副主考大人，几位考官分坐两旁，有几位考生正在接受他们的询问。那书吏把梁启超引到廊下，示意他在这儿稍等一会儿，自己进去通报。

不大一会儿，那几个考生便从里边退了出来，梁启超看见他们的年纪都是二十几岁的人，有一个他认得。梁启超猜想，这一定是学政大人召见成绩优秀者，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一举考中举人进士。正瞎想着，那书吏过来把他领了进去。叶大焯，梁启超是认得的，开考的那天，他从轿子里出来，躲在人群里的梁启超看见了他。此时，他迈着小步子，惴惴地走向前，规规矩矩站在他的面前，跪下，叩头道：“学生见过恩师大人。”

“你就是新会梁启超吗？”叶大焯笑吟吟地问。

“正是，学生是梁启超。”

“起来吧，坐下说话。”叶大焯伸出右手，向旁边示意。

早有人搬过一把太师椅来，放在叶大焯的右下方。梁启超听话地退到椅子跟前，抬抬腿，却坐不上，原来是把腿上抬得低了，只好又第二次抬高些，才坐了上去。可是那两只脚却着不了地，在半空悬着。于是引起来一阵笑。

叶大焯也笑了。他问那梁启超说：“你是哪一年生人？”

“学生同治癸酉年正月二十三日出生。”梁启超说。

“癸酉年是同治十二年，今年是光绪甲申年，可不是，整整的十一岁。”叶大焯弯曲着手指算着，说，“十一岁的小儿，真真难为你了！梁启超，你的考卷我专门调出来看过，文章写得确实不错，很有特点，有一些见解不是你这样年龄的小孩儿所可以道出来的。然而，它又明明白白是你写的，你确很聪明，也确实读过一些书。我很高兴呢，下官主考生员，遇上你这么一个小神童，也是上天给你我的缘分吧。”

梁启超听见主考大人的夸奖，心下自然高兴，但听到后来，见主考大人把自己跟他连起来说，还说出‘你我的缘分’的话，慌忙从椅子上跳下来，抱拳施礼道：“学生不敢。学生是何等样人，敢受恩师谬奖？学生也不是什么神童，学业上有一点儿进步，那是祖父、爹娘和先生教训的结果，是恩师抬爱格外施恩的缘故。再说，学问上的事，只求得一个苦字，不刻苦去做，是学不来知识的。”

“这话说得好！梁启超，我听人说，你八岁的时候，曾就你家乡熊子山上的凌云塔写过一诗一联，我想听听你那诗和联，能背得下来吗？”

“试试吧。”梁启超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不要紧张，先背那诗吧。”叶大焯鼓励他说。

只见那梁启超背着手，像在先生面前背书的样子，琅声背道：

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

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

为何多变化，此理无人识。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

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

诗吟完了，梁启超俯首退到一边。客厅里静极了，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人们都惊喜地看着叶大焯笑。叶大焯呢，拈着胡须，笑吟吟地，不停地点头，半晌，终于一拍桌子，脱口喊了个“好”，接着，他身边的那些考官们也跟着叫起好来。

叶大焯高兴地说：“真难为他了！一个八岁的小孩儿，四时的更替自然是不知道的，世界的变异之理自然也是不知道的，当然要问苍天，问孔子，希望能得到解决。能动脑筋思考这些问题就已经不简单了，又把这些疑问诉之于诗，更其不易。古来至今，蟾宫之桂，惟善思善问者折之！”

“大人评判得极是！大人评判得极是！”考官们一迭声地恭维着，七嘴八舌的赞叹之声响彻了整个大厅。

“且再听他吟那一联。”叶大焯扬手示意众人安静，他自己则闭起了眼睛，做出一副欣赏的样子。

只听梁启超又吟道：

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

天竺国里天竺望，云蒸霞蔚，须臾妙相。

停了好一会儿，叶大焯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满脸欢笑，喜形于色，向前倾着身子，问梁启超道：“你的凌云之想是什么呀？”

梁启超趋前一步，抱拳施礼，不慌不忙地说：“回恩师话，学生的凌云之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哈哈哈哈！”叶大焯放声大笑，他从坐椅上走下来，张开两只手臂，转着圈子，对众人说，“好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君，这句话出自一个十一岁小儿之口，真是